

【域外走笔】

□社春

马克思和我儿子拥拥挤从四年级到五年级一直都是好朋友,两人放学后经常一起玩,我与他妈妈莉亚自然而然也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。

有一天莉亚告诉我,马克思可能要转学了。我很吃惊,因为谁都知道,在孩子上小学期间,如果不是迫不得已最好不要转学,一来不同学校的教学体系有差异,二来孩子离开熟悉的环境和同学需要适应。

询问之下,才知道其中蹊跷。马克思回家经常说自己害怕老师李阿娜,说老师太严了,还偏心。要知道,严格不是问题,偏心歧视才是焦点。无论什么原因,教师的职业道德中重要的一条就是一视同仁,不得厚此薄彼。家长一旦发现老师偏心,可以到教育部投诉,老师可能会被吊销上岗证,终其余生都无法再当老师。

莉亚说昨天刚找了校长反映情况,校长让她先和老师李阿娜谈谈。一会儿下课后她就与老师谈话,看看结果如何,不行的话就要给马克思转学了。说再见时,莉亚眼圈红了,跟我说:“我必须为马克思而战!”

西方人非常重视孩子的童年,一个快乐的童年胜过一个好教师。与绝大部分荷兰人一样,莉亚唯恐孩子幼小的心灵留下阴影。其实自从升入五年级,我的儿子也时常回家抱怨,说老师太严

【曲师杂忆】

□荣剑

张为才是个老实人,老实人死于非命,真乃“天丧”也。

那天是余钦伟发短信告诉我张为才被害的噩耗,闻之真是感慨万千。想不到的是,凶手至今仍然逍遥法外,真相依旧扑朔迷离。

张为才是我们一班的同学,忠厚老实,性情温和,言语不多,内修深沉,是一个典型的谦谦君子。他的个性和为人,非常符合儒家传统和曲师校风,在校四年,不仅未见其有过任何乖张的行为,哪怕是一次高声的喧哗都不曾出现在他的身上。低调得很,低调得让人难以产生深刻印象。当时在班里,抛头露面的人多是些学生干部,几个班长、副班长,平时倒没有背着手走路,但一前一后还是体现出与众不同的样子,让人肃然起敬。除此之外,喜欢张扬的同学,大概也有我这类不知天高地厚的白日梦者,以为什么都懂,天天高谈阔论,其实志大才疏。由于气场都被这两类人占了,像张为才这样天生的低调者就显得毫不起眼,在班里默默无闻,像个小人。可能因为这个缘故,我对张为才的才华一直视而不见,或者说,他藏得太深了。

一个偶然的机会,让我重新见识了张为才的才情。所谓才情,不仅是指智商高,情商也高,也就是说他既是个聪明人,也是个有趣味的人。这个发现是来自于一古典文论的考试。我这个人总自以为有点理论功底,好卖弄些刚学到的哲学词汇和概念,但在国学上也自感浅陋,对古典文论更是仰之弥高。那次考试就暴露

为孩子而战

中国人向来信奉“事不关己高高挂起”的处事态度,这是否正是败坏我们自己的根源呢?今天如果不为我们的孩子而战,不为我们争取合法权益,又能指望谁来做这件事呢?

了,一点小事就使劲盯着看,直到改正了为止,还说自己很想再回到四年级,那时的老师脾气很好。

听后我并没太往心里去,只是以中国人的传统做法告诉他:“玉不琢,不成器;教不严,师之惰。老师永远没有错。”我也知道中国人和西方人的很多理念都大相径庭,可没想到在这件普普通通的小事上却如此天差地别。到底孰是孰非?

第二天遇到莉亚,问起昨天和李阿娜约谈的情况如何,莉亚显得很高兴,说马克思暂时可以不转学了,因为老师李阿娜没想到孩子们会跟家长如此反映,此前已经有一个同班女孩因为惧怕老师而转学了,她妈妈与李阿娜大吵一顿后带着孩子毅然决然地离开了。

在西方,绝大部分小学都是私校,一个孩子退学意味着市政府少给学校一份补贴,而这些补贴正是教师们的工资来源。虽然是私校,但不向学生家长收费,由市政府统一调拨经费。如果李阿娜继续导致学生退学,校长肯定会炒她鱿鱼。

李阿娜问莉亚,出了问题为什么不直接找自己谈而去校长?莉亚直言不讳:“因为我克也觉得你很难沟通,我和马克思有同感,也不喜欢你。”莉亚西方式的直肠子让我吃惊不已,更吃惊的是李阿娜听到这话后居然当着莉亚的面哭了!

她说自己真不知道竟然给大家留下如此坏的印象。

莉亚告诉我,李阿娜过去教过的六年级孩子也很害怕她,这是一个邻居女孩说的。莉亚把这件事也告诉了李阿娜,令她羞愧难当。我这才想起儿子拥拥挤也心存恐惧,甚至都不想上学了。莉亚听后说:“你得去找校长。”我说:“还有半年,忍忍就过去了,升六年级肯定就换老师了。”谁知莉亚急赤白脸地说:“你还是个合格的妈妈吗?为什么你的儿子无故受伤害,你却袖手旁观?”

莉亚只是一个家庭妇女,马克思出生前,她做游泳教练,孩子出生后她就辞掉工作,全心全意陪伴孩子,谁知却是以己之心度人之腹。在我看来小小的一件事,在一个普普通通的荷兰家庭妇女眼里竟然被上升到如此高度,敬佩之情油然而生。

告别之时,只听莉亚在背后大声说:“社春!为孩子而战!”



让她走人,换称职的老师。”

本来我以为莉亚小心眼护孩子,谁知却是以己之心度人之腹。在我看来小小的一件事,在一个普普通通的荷兰家庭妇女眼里竟然被上升到如此高度,敬佩之情油然而生。

告别之时,只听莉亚在背后大声说:“社春!为孩子而战!”

回家的路上,我浮想联翩:中国人向来信奉“事不关己高高挂起”的处事态度,这是否正是败坏我们自己的根源呢?今天如果不为我们的孩子而战,不为我们争取合法权益,又能指望谁来做这件事呢?

(本文为作者为旅荷华人)

张为才有才

可怕的是,这么美好的一切,竟然因为飞来横祸而戛然而止。真让我百思不得其解,这样一个谦谦君子,为何会莫名其妙于这个世界?

出我的马脚,老师要求写出一篇论文,我原来善于洋洋万言的本事这回可卡住了壳,几天下来居然就想不出一个词来。病急乱投医,到处找人问诊,不知怎么就看到了张为才写的稿子,看了后感觉这才是高手。那稿子写的什么现在想不起来了,但我至今仍然记忆深刻的是,文章平实,从容不迫,语言古雅,有古人风范。从那次考试后,我对张为才开始刮目相看,我是按自己的方式去理解他的才气甚至前途,私下里总是怂恿他在古典文论上寻求更大突破。以当时的标准,自我价值的实现无非就是两条路,当官或做学问,那时经商还不成气候。张为才出身草根,哪有大老李那种雄厚的背景,做学问应该是一个符合他个人禀赋和性格的良好选择。张为才在当时看不出有什么功名心,虽有儒学积淀,行为举止却有些老庄的派头,安分守己,与世无争。这可能是刚从农村出来,读了大学把泥腿刚刚洗净,以后再不济也是国家干部,有点不思进取,小富即安的那个劲头。所以,对于我的“劝进”,张为才表现得以为不然,他可能认为,写出那篇文章来算什么本事,还不是小菜一碟,还能凭此建功立业?没有大抱负和企图心,尽心做个平常人,其实很好,但我总觉得,张为才如果做学问是可以成为一个大家的,尤其是他后来身遭不测这件事,总是让我心存幻想:他如果在一个大学里教书,还会有此厄运吗?

张为才的厚道和低调不仅仅表现在学业上,他的处世

为人也是同样的风格,不主动,不争取,不反抗,逆来顺受,心里即使有委屈,也不写在脸上,一般人很难做到有这样的修养。大学毕业分配那年,是我们当时面临的一个重要人生转折,谁都高度重视。有本事有路子的,早早的就下手准备;没关系没背景的,也不能坐以待毙,至少得和赵老师搞好关系。赵老师也有为难处,在他那里有个地区平衡的问题,不是每个人都能分回原籍,总得有几个同学必须被分到落后地区或那些谁都不愿意去的单位。这个时候,谁做领导都是一个招,柿子捡软的捏吧。张为才老家是青岛莱西,自古就是富庶之地,哪愿意离开?可能就是看着张为才人老实,平时没有犯上的举止,也没有主动投靠的表现,赵老师一狠心,就把张为才发配到德州的一个学校。同样有此待遇的是崔义明同学,他也是来自胶东地区,毕业时被分到泰安肥城,多少年后还一直耿耿于怀,对赵老师有意见。但张为才对于这件事似乎一直淡然处之,宠辱不惊。

20年后同学们在济南聚会时,张为才已经调回莱西老家,在一个乡里任党委书记,看起来顺风顺水的,精神气色很好。他邀请我去莱西看看,后来我还真去了,去了就体会到在乡里任官的好处,虽然这个官不过是八品或九品而已,但毕竟是一把手,管着百十号下属,治理着一方土地。在书记办公室里,我看到了张为才的另一面,那时他已经玩起电脑,是莱西有名的“电脑

书记”,看似古板的他,远比我新潮。我那时对电脑一窍不通,连电子邮件都不会发,在张为才为我演示电脑的种种好处时,我真是自惭形秽,感觉已被时代抛弃。那次还去了他正在盖的新家,房子由他自己设计,占地很大,后院是一片菜地,种种瓜果蔬菜,有点追求陶渊明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那个气息。但房子设计得总觉得有些怪,像个地主老财的家,我直言不讳地指出这一点,张为才还是以一贯的风格,一笑了之。

张为才当上莱西教育局长时,给我来电报喜,他倒不是因为脱离乡村来到县城并谋得一个重要职位而不能自禁,他实在是喜欢教育这个工作,他内在的素养和学识也实在是适合这个工作。听到这个消息,我真为他高兴,又专程去看望他一次。在张为才的领导和积极推动下,莱西中小学开展各种儒学普及工作,比如晨读三字经、编写儒学启蒙读本、召开儒学国际会议,还把“儒学第三期”的重要代表人物杜维明请到莱西讲学,其影响之大,在全国也难有比肩者。个人的理想和兴趣与实际的工作结合得如此之好,相信一定为张为才带来了人生的最大快乐。

然而,可怕的是,这么美好的一切,竟然因为飞来横祸而戛然而止。真让我百思不得其解,这样一个谦谦君子,为何会莫名其妙于这个世界?

(本文为作者为独立学者,曲阜师范大学中文系1978级学生)

我有一个朋友,素有恶趣,说起《红楼梦》,他拍着胸脯说:“我看过,我看过。”并且对其中的一首诗记忆颇深,那便是:“刘姥姥一进大观园,宝二爷初试云雨情;刘姥姥二进大观园,宝二爷再试云雨情;刘姥姥三进大观园,宝二爷三试云雨情。”我们面面相觑,跟他拼命不太值得,打他一顿又太煞有介事。

但读者总得感念刘姥姥,是她带领我们踏入了这洞天福地:“才入堂屋,只闻一阵香扑了脸来,竟不知是何气味,身子就像在云端里一般。满屋里的东西都是耀眼争光,使人头晕目眩。”这是凤姐的宅子,而俏平儿是“遍身绱罗,插金戴银,花容月貌”,俗,是不是?却也家常。

秦可卿的卧室是虚境:“案上设着武则天当日镜室中设的宝镜,一边摆着飞燕立着舞过的金盘,盘内盛着安禄山掷过伤了太真乳的木瓜。上面设着寿昌公主于含章殿下卧的榻,悬的是同昌公主制的联珠

【人生随想】

如果刘姥姥

活在当下

□叶倾城

帐。”所谓则天或者飞燕,抑或大真、寿昌、同昌,无非都是赤裸裸对读者的挑逗:你博览群书吗?你是否已经睹物见人,以历史上的她们,认出今日的可卿?太虚幻境不在别处,就在这里。

爱情,合该发生在幻境。即使他们的现实生活已经是刘姥姥念的佛:“我们乡下人到了年下,都上城来买画儿贴……谁知我今儿进这园里一瞧,竟比那画儿还强十倍。”古往今来的注书人,都说这是穷人的谄媚之词,讨好这些老太太大小姐的——但,何尝不是真话?到现在,仿古的大观园仍然是著名景点。

刘姥姥什么也不说,除了赞美,她却跟着她,看到“潇湘馆,一进门,只见两边翠竹夹路,土地下苍苔布满,中间羊肠一条石子漫的路”,林妹妹在娇滴滴之外,别有苍凉;而“探春素喜阔朗,这三间屋子并不曾隔断。当地放着一张花梨大理石大案,案上磊着各种名人法帖,并数十方宝砚,各色笔筒,笔海内插的笔如树林一般”,这口味,倒像是数百年后亦舒笔下的独立职业女性,“千尺豪宅全部打通”;而宝玉的香闺竟是“四面墙壁玲珑剔透,琴剑瓶炉皆贴在墙上,锦笼纱罩,金彩珠光,连地下踩的砖,皆是碧绿凿花(也不怕崴了脚)……有一副最精致的床帐”,这也是个男人的居处!难怪多有电视电影都是女扮男装来演宝玉。

人生是一出华丽反转剧,受贫挨苦的刘姥姥,家里也挣了好几亩地,又打了一眼井,种些菜蔬瓜果,一年卖的钱也不少,足够他们嚼吃的了。而富贵儿王熙凤“骨瘦如柴,神情恍惚”。贾府败落,有冤的报冤,有仇的报仇——有恩的也来报恩了,刘姥姥带走了巧姐,给了她一段平和的好日子。

而如果刘姥姥活在当下,会怎么样?我不揣以最坏的恶意来揣度中国人:大概会跳出来划清界限,大力控诉贾家曾经的不尊重,出一本书:《他们叫我是母大虫》,字字血泪。落井下石,才是她最应该的姿态。

她没有。

或者是,曹雪芹的时代,人心尚且敦厚,世道没有这么腐败。书中人物,各有性格,却少有赤裸裸的坏人——璉哥儿只是猥琐,谈不上坏,如果他心中有恨,是因为他是被侮辱与损害者;舅舅奸兄当然无耻,却只是情理之内,踽踽归门扒绝户坟是中华民族的光辉传统,小人无处不在。所以,《红楼梦》里面,塑造的都是有血有肉、有爱有恨、有善也有恶的普通人。刘姥姥,她是一部小说里最好的外来者,带领我们进入,又带领我们从容退场。

(本文为作者为著名专栏作家)